



何冀平

金街和天街

北京有兩條名街，一條是天街，一條是金街。天街是前門，金街是王府井，兩條街都是來北京必到的商業地區，沒到就等於沒來過北京。金街，不是做金銀生意，而是指可以花錢的地方，金街周邊文化人多，老北京大學就在不遠，東交民巷外國使館區，北京飯店、協和醫院、德國醫院、美術學院，尤其東單二條三條，居住的外國人多，都有花錢的需要。天街是另一番風土人情。金街天街，兩條街都希望我們寫成劇本，我只寫了半條。

這半條街，就是全聚德老店的所在地「肉市」。鮮魚口、肉市是前門外有名的街道，這裏是當年的街市，清早，人們來這裏買菜買魚和肉，中午，攤檔撤去，換上酒肆茶樓的生意，飯館一家接一家，直到傍晚，輪到戲園開門迎客，京戲、平戲、說唱、曲藝，直到深夜。

全聚德的老楊掌櫃，用兩條板凳搭一塊木板賣生雞鴨，後來開了間小舖頭，縮在肉市裏面，做燒雞鴨和燒爐肉。爐肉現在已經沒有了，有看過我寫的戲的人問我，爐肉是什麼？我也沒見過，到了香港反而發現，就是香港燒臘店的燒肉，肉可以配飯下酒，肉骨用來煲湯，老北京人最普遍的吃法是用它熬大白菜。兩年之後，楊掌櫃的生意做大了，有了錢，

借貸修了「過街樓」，目的很明確，要把買賣開到前門大街上。

前門大街的正陽門，又稱前門，正對着天安門，之後是午門，進了午門就是皇宮，出了前門，就是老百姓的天下。這裏市景繁華，人口稠密，白天行人熙來攘往，店舖、茶樓、戲院、攤位，入夜燈火輝煌，五百年繁盛不衰。被並撤到的崇文區有一位區長，年輕，說話幽默，有想法，他和老楊掌櫃一樣有「野心」，要把這個區做成京味文化區，他請了幾個與崇文有關聯的文化人，我買的房子在崇文就是崇文人也有幸被邀請。他帶我們參觀，給我們講故事，了解崇文文化，跟「區長」轉了一圈兒，崇文崇文，崇尚文化，確有這個本錢。說到京味文化，並不是獨沽一味，北京是全中國最不排除的城市，北京的流動性很大，有名的文化人不少為南來人士，受聘來北京教書，做研究，幾十年改不了口音，但習慣了北京生活。他們把京城掌故、宅門往事、學界往來，以至工商發跡成敗，寫成了文字，永遠地記錄下來，我的不同之處是寫劇本。

明年1月開演的香港話劇團粵語版《天下第一樓》，已在北京開票，行情很好，北京人要看看，這半條天街的故事，用廣東風情如何表達。



鄧達智

罪惡之城

Guayaquil 不同的中文譯名版本甚多，只好用自己方法詮釋：圭亞基，筆者未來一個月的旅程重點目的地。

見報此刻，筆者在稍後的午夜時分，途經稍停意大利米蘭，數天後飛西班牙馬德里轉機前往南美洲厄瓜多爾首都基多(Quito)。

南美第二小國厄瓜多爾(Ecuador)擁有馳名於世、生長不少原始生物及生態的外海島嶼 Galapagos，亞馬遜河上游其中幾處發源地，基多位於高原安第斯山脈，西南重鎮圭亞基卻位於緊貼水平線的太平洋，它們之間穿越不同高度的地域，風景變化甚多；同伴說厄瓜多爾是南美洲的縮影，其他地方的特色都能夠在這個小國裏面尋找到。

筆者前往圭亞基的目的，不完全在旅遊。家母家父祖先於清朝末年飄洋過海謀生、創業、繁衍家族，後因我們外曾祖父的早逝及時光洗刷，印記變得模糊不清，多方尋找只餘點點碎片。憑着上兩代人離世、年齡漸老，口述歷史無幾人記憶，變得愈來愈模糊；如果今天不出發，前往當地「尋根」，往後記得這段華人南來求存事跡，定必湮沒。

筆者姑且預定這個將會落筆記錄的半小說體故事，名為「南漂流華人百年孤寂」。我們童年經常追問母親，她家祖父往謀生在哪個國度？什麼城市？因為外曾祖父早逝於外公童年，他的認知與記憶亦甚有限，

唯一答案，竟然是一個摸不着頭腦的地方名叫：黑鬼埠！

而我們對母親的發問，也非完全無因，因外公五官輪廓長相及身高，跟他們那一代的南方粵人並不相同。而母親家中姐弟的長相也有幾個特別的版本：歐洲白人基因的殘存，南美原住民印加人的特徵，其中一部分比較接近外婆，除了高壯身形之外，面孔卻是道地華人。用了半生時間，直至近年從各方親戚提供的資料，才找到「黑鬼埠」就是南美洲厄瓜多爾曾經的最大城市，位於國境西南面對太平洋的 Guayaquil。

臨行之前，翻查資料，竟然看到圭亞基位列「全球罪惡之城排行榜40位」其中一位！雖然排名不高，遠遠不及墨西哥、美國、南非、巴西及哥倫比亞；對出遊在即的自己，某程度上亦屬心頭一塊石。從少年十多歲前往海外上課，旅行便是我生活上十分重要的一部分，冒險精神不是沒有，能夠避開罪惡情況比較兇險的國家與城市是首要前提。例如去年年底本來安排前往緬甸，為避免當地政治情況不穩定，臨時改變初衷，轉去靠近金三角的泰北。

不少西方媒體在報道上，都帶有地緣政治的考量，美國在罪惡之城排行榜上佔有好幾個黑點城市，但卻未提及荷里活洛杉磯槍殺案無日無之，一度被世人讚譽為美國最美麗，華人人類最多的城市三藩市，近年已無復往昔光彩，在「零元購」及毒品打擊之下，好些街頭及地段已經成為生人勿近的罪惡中心，然而洛杉磯及三藩市都未被放上罪惡之城排行榜上！



外表跟不少中南美城市相同，富平實貼地美感，可惜厄瓜多爾面向太平洋港口卻被評為世上罪惡城市之一。作者供圖



少爺兵

享受當觀眾的喜樂

前陣子國家隊奧運健兒訪港，幾位朋友早已相約好筆者去看國家游泳「夢之隊」的實力表演，實在佩服健兒們的「水花消失術」，所以甘於跟群眾一樣排隊入場爭座位，不出示「記者證」，最主要就是想享受當觀眾的「真實感」；坦白說，沒有「工作在身」心情亦愉快很多，這才是真正的「生活體驗」！而當年筆者也是鄧麗君和梅艷芳的歌迷，自掏腰包門票入場看得更廣闊，不再局限於鏡頭內的「三板一眼」，那種感受「自在又輕鬆」！

在當日的現場更見到「跳水皇后」郭晶晶和伏明霞，當然她們都已為人妻已為人母，身材不能跟跳水隊的運動員「同日而語」，有所不同亦是很自然的事！席間有友人問到：「你們對於運動員的學歷也十分注重嗎？」傳媒前輩們異口同聲地表示，各人的專長、成長環境不同，根本沒有「相提並論」的必要！筆者個人於求學時期，特別喜愛「中國語文」和「中國歷史」等課本，由於覺得自己仍「才疏學淺」，故此平日愛好睇書及上網看自己不了解的資料，當傳媒記者時愛戲曲，增強自我在文學上的用詞不足之處，事關戲曲中的「詩詞歌賦」較優美，亦愛流連在報館的資料室，認知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演藝人的資料報道，猶記得在某報章擔任部門主管工作時，有位娛樂記者後輩曾問及某位粵劇女紅伶：「她是不是『啞』的？」筆者好奇這位後輩記者為何有此一問？後輩記者答道：「因為我哋叫她『啞』，她不作回應！」當時筆者心裏就說：「如果是『啞』的又如何能唱大戲呢！？」

對於運動員來說在退役前，他（她）們都一心「撲」在訓練之中，認識不多的知識是可以理解的，何況他們年紀小小已接受訓練，有時間休息或睡覺已是不错了；正如筆者移居美國十多年，英文語言的確提升不少，但要說得一口流利英語或者是某些「用詞」，則仍未「達標」！不是筆者不努力「自我增值」，只是筆者在工作上無須用到那些「詞」來跟人溝通！再者土生土長的姨甥仔雖然滿口英語，不過對當地的「俚語」用詞也不甚了解，中文就「識聽識講唔識寫」，到現在也只識得寫自己的中文姓名！

不否認現代是有部分的記者傳媒心態仍「自視過高」，更有人抱着「知小小扮代表」的「自我膨脹」態度，這都是不認知世間萬物總有「一山還有一山高」的道理。



袁星

他鄉月

月是故鄉明。這話，有時也不準確。月圓月缺，本有其規律。每月農曆十五前後，晴朗的夜晚，空氣質量好時，圓月高懸於天空是再正常不過的了。也就是說，中秋節的圓月，並非唯一。只不過，中秋的月，被賦予了團圓之意，便與別時不同。

中秋節前一週多，我一直在上班。給幾家親朋送月餅的事，只能拖到中秋節前兩天下午下班後。買了些禮品，準備出門。孩子的舅舅來電話，他們一家三口回老家了，知道他姐姐次日上夜班，讓我們過去聚聚。本打算中秋節前一天晚上去岳父家的，只得提前。中秋節那天，我們一家回老家過。中秋節下午，孩子的舅舅一家就得趕回臨沂。

中秋節前一天晚上，妻子上夜班，我一個人驅車去親戚家串門。我去親戚家的路上，接到一個朋友父親的電話，讓我盡早趕回去。走了兩家親戚，每家待了不到半小時。

時間，就是快。忙忙活活的，感覺剛才停下來，就已是中秋節早晨了。等妻子下夜班回到家，我們略一收拾，馬上朝老家趕。車到鄉村，我先繞道去了妹妹家。去妹妹家，給妹夫提了兩瓶白酒，至於月餅，是節日的主角，卻也只是象徵性提了一盒。中

秋節是吃月餅的日子，家家送月餅，家家都不缺月餅。大兒子梓航八月十六早上七點半前到校，妹夫中午去他父母家過。我們到妹夫家時，他和妹妹正在裝山楂。大外甥翰林在桂林讀大學，中秋沒法回家。今年中秋節，我老家除了父母，就是我和妻子、兒子一家四口，還有妹妹和小外甥家滿。中秋節，全家團聚，坐在一起吃頓飯，居然成了奢望。

驅車到家前，我還擔心老家村頭的那小片大路是否有空停車。回到村裏，愈走愈覺得擔心有點兒多餘。村子不大，道路不寬，一路走到盡頭，就見到三輛車。道路盡頭那處所謂的停車場，空空的。中秋節，村裏的年輕人大多沒回老家。

當我感嘆村裏人少時，話題就落到了另一層次上。妹妹說，再過30年，村裏還不知道有幾個人。她的話，一點都不誇張。村裏的老年人，年齡太大的，陸續去世了。孩子在城裏工作或打工的，一旦在城裏買了房，把六七十歲甚至四五十歲的父母往城裏一接，上有老下有小的，拖家帶口回趟老家不容易，更何況老家的房舍久無人住，要啥沒啥，收拾起來也很不方便。關鍵在家待不兩三天還得回去，也就都不怎麼回老家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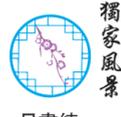
大外甥翰林在廣西，中秋節回山東的話，往返得3,000多公里。小姨子在北京搞攝影，回趟山東也不近。我工作的小鎮，到老家才十幾公里，全家人都難得一聚。

月是故鄉明，真正明的，未必只是月。中秋的月亮，和其它月份的明月，區別不大。家鄉的月亮，和他鄉的月亮，差別也不大。盼中秋，盼中秋假期，對太多人而言，也不一定就是為了賞月、吃月餅。月是故鄉明，真正明的，是故鄉，是故鄉裏的人故鄉裏的物，是故鄉裏的點點滴滴。

這個中秋節，我如願回到「故鄉」。父母在，妹妹和小外甥在，老婆孩子在，可依然覺得有些悵然若失。中秋節當天，鎮上和老家都是陰天，中午還滴了幾滴雨。

入夜前，妹妹和小外甥回家了，我們一家四口也趕回鎮上。老家裏，又只剩下父母。當晚依然是陰，空中未現明月。我在十幾公里外的小鎮上，站在陽台處，看得真切。

月是故鄉明，或許是真的。只不過，太多太多人，抬頭看到的，是他鄉的月。故鄉月，他鄉月，是同一個。明或不明，它都在，時常在，一直在。



呂書練

郭培來了

用「千呼萬喚」有點誇張，但期待已久，相信是很多時尚達人和藝術愛好者的心裏話。將於明日在M+博物館舉行的「郭培·藝想天開」大型展覽可讓有心人大飽眼福了。

郭培和她那精緻如藝術品般的時裝不是首次來港，早在2010年初的香港時裝節，重慶特選4名亞洲時裝大師合力在重慶特選「香港·華麗秀」環節展示其最新作品時，郭培作品就以壓軸之勢登台，驚艷全場。但那只是一場時裝秀，受時空限制。這一次，人們可以慢慢咀嚼這位享譽國際的中國高定時裝大師那豐富的想像力及其令人嘆為觀止的手工藝之美。

這個為期逾半年的展覽將展示郭培自2006年開始高定時裝發布會以來的精品逾40件，可以說是這位時尚藝術家18年探索的階段性總結，重點介紹十個主要系列中最具代表性作品，包括首件高定時裝作品《大金》（2006年《輪迴》系列），出自2009年《一千零二夜》系列的《青花瓷》，因為美國流行音樂天后Rihanna於2015年穿着出席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慈善晚宴而搶盡眼球的「大黃袍」《黃皇后》，以及2018年《極樂島》系列的《大金船》等。作品體積龐大，造型別具巧思，手工相當精細。

郭培在接受訪問時特別提到《大金》，

因為這是她首次在北京「中國國際時裝周」發布高定時裝系列的作品，集結了10年之功、20年之夢，耗用了5萬多個工時，將傳統的刺繡工藝發揮至極，繡片上的龍紋圖案凹凸有致、栩栩如生。不但令她獲頒當年的「服裝設計大獎」，也把她推上高級定製的國際舞台。

而耗用近1萬小時製作的《青花瓷》則可說是中華傳統文化在時裝這個媒介上的典型體現——禮服上的祥雲紋、水紋和蓮花紋等圖案均以手繪面料結合手工刺繡展現出來，裙身的多層褶邊，營造出雕塑般的立體感。頭飾則形似一把傳統中式摺扇，扇面正中為花瓶結構。

中國元素雖然為重點及其創作特色，但郭培的眼界卻不局限於此，這在2018年發布的《建築》系列充分反映。這組以黑灰為基調的作品相對簡約，卻猶如「包裹人體的移動建築」，借助裙撐支撐的結構，不但營造出十九世紀歐洲盛行的外裙寬鬆效果，也令人聯想到巴洛克式建築和歌德式教堂的尖塔、拱門、拱頂等。

作為中國第一代高定時裝設計師(Couturier)和中國唯一一位法國高定時裝公會受邀會員，郭培的藝術作品早在10年前開始在歐美、澳洲、新西蘭和新加坡等著名博物館展出，此番來港屬東亞地區首個展覽，可謂機會難得。



小蝶

銅鑼灣的中秋夜

每逢大時節，我和家人總是留在家中吃飯，因為可以無拘無束，也不限時間。尤其是每年的中秋節，大家都是在自家開燒烤會。不知怎的，今年我一反傳統，改在外邊吃飯，經歷了不一樣的中秋夜。

這次選了銅鑼灣一間酒店的中菜廳。訂座後，酒店發來菜譜，叫我預早訂菜，我可不知道大夥兒喜歡吃什麼。酒店卻說若不預先訂菜，到時需要等候較久。唔，等便等。

我上月在一個周日晚上在那兒吃飯時，只有數桌食客，中秋夜卻滿座了。我們坐在各12人的兩旁桌邊，感到非常無奈，因為他們真的賓至如歸，以為餐廳是他們的，扯高嗓子談話，完全不顧其他食客的感受。這些人連在酒店吃飯也可以不顧禮儀，可以想像他們平時是如何肆無忌憚。我在結賬時告訴經理他們的吵聲令我們很不舒服，他卻回答說：「假期都是這樣啦！」不知潛台詞

是否「你嫌嘈吵便不要來」。

不知是否噪音聲浪太大，鄰座一名老翁身體不適，要由數名救護人員接他到醫院。對他的家人來說，真是一件既擔心又掃興的事情。

節慶在外吃飯還有一點不好的便是食物水準下降，原來很多人都有同感。單是以甜品為例，平時的甜品精緻特別，那晚只出售非常普通的糖水，毫無吸引力。

家人建議不如到維園由西至東走走，然後到港鐵天后站乘車。我沒有在中秋夜到維園的記憶，那晚簡直大開眼界，因為我不知道原來園內正舉行綵燈會。全園張燈結綵，五光十色，很漂亮啊！我家的女傭每年中秋節都與我們一起在家中的後園為燒烤會從早至晚張羅，也是從來沒有到過綵燈會的。那晚她可樂了，連忙把這意外的良辰美景拍照留念。我們抬頭拍攝明月，照片中的圓月旁邊是教會高掛的廣告「耶穌是主」4

字，有趣。

可惜的是，我們只可在維園逗留15分鐘，因為根據天文台預測，一場大雷雨將在頃刻出現，四周的閃電是證據。大夥兒只好加快腳步，跑到港鐵天后站去。很多市民一起走在馬路上，我以為那是特定行人專用區，便本能地隨着他們走。沒想到剛踏足馬路上，數名警員忽然大聲吆喝，我這才看到原來他們正在用黃黑絲帶把我們推回行人路，讓汽車駛過。他們的叫聲太大，而且是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其中一名家人說警員剛在他耳畔大叫，嚇得他彈起來。我旁邊的一對年邁夫婦頻頻被嚇倒，我禁不住告訴站在我前面的警員，我的心被嚇到狂跳。他抱歉地表示很多市民都聽不到他們的指示，所以他們不得不大聲，叫得連喉嚨也喊破了。

我明白他們的辛苦不再埋怨。他微笑着說：「我們為人民服務。」原來銅鑼灣的中秋夜那樣多姿彩。



叢仁

齊唱《凡人歌》

中秋剛過，嫦娥奔月眾說紛紛，但都離不開凡人吃了靈丹升仙的故事，凡人越界升仙，是歷世人的追求，古有秦始皇煉丹藥，現代人則用火箭登月，都是一種人類希望跨過凡人領域的一個夢。凡人指的是種尋常的人、塵俗的人。漢·桓寬《鹽鐵論·大論》：「斷已然鑿已發者，凡人也。」唐·韓愈《伯夷頌》：「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自以為不足。」

央視八套、愛奇藝及騰訊視頻播出一套名為《凡人歌》的電視劇，劇種是都市話劇劇，殷桃、王曉領銜，章若楠、秦俊傑、張哲華、陳昊宇合演，該劇根據紀靜蓉創作的長篇小說《我不是廢柴》改編，故事圍繞三對在北京生活的夫妻、情侶展開，講述了他們面對各自的人生窘境，直面內心，共度人生危機的故事。

看慣高顏值古裝仙侶劇的觀眾，很有可能錯過《凡人歌》這類較為寫實平淡的劇集，但《凡人歌》自播出以來，也能在點擊榜的前6位置，一點也不落後，證明觀眾對有誠意的作品是會支持的。《凡人歌》演員陣容也不失禮，殷桃、王曉自然

是帶動本套劇的主軸，殷桃在演藝星途一路走來，聲、色、藝都得到廣泛認同。

至於王曉，一直憑演技爭取角色，打從《迷失洛杉磯》、《盛夏晚晴天》開始，在香港也播出了他有多部參演的《巡回檢察組》、《狂飆》等劇集，都獲得觀眾的支持，這部《凡人歌》算是他最有戲份的作品，也有很多演戲的機會，他與殷桃演的夫妻對手戲，是吸引大家繼續追看的亮點，兩夫妻在大城市的生活壓力下，殷桃飾演的入妻面對小孩長大，考慮重返職場、王曉不顧家庭經濟，花了50萬換新車帶來的家庭矛盾，都是這一代人需要處理的問題。另一對小夫妻秦俊傑與陳昊宇，在生育問題上產生了疑惑，也是實實在在現今年輕人長期糾結的話題。

章若楠是最先吸引我收看這套劇的原因，她和張哲華是一對情侶，張哲華是劇中王曉的弟弟，章若楠因受上司欺凌受到天加班而辭去理想工作，她的性格表現也十分突出。有些朋友不喜歡看這類都市題材的寫實劇，因為不想把辦公室政治延續成為話題，這我也十分明白，但社會的縮影，往往是無遠弗屆，逃避不了。